

JOHN

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STEINBECK

约翰·斯坦贝克作品系列

月亮
下去了

THE MOON
IS DOWN

[美] 约翰·斯坦贝克 著

董衡巽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月亮 下去了

THE MOON
IS DOWN

John Steinbeck

〔美〕约翰·斯坦贝克 著

董衡巽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John Steinbeck
The Moon is Down

Copyright © 1942 by John Steinbeck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Shanghai 99 Readers'
Cultur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亮下去了/(美)约翰·斯坦贝克著;董衡巽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(约翰·斯坦贝克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02-014723-6

I. ①月… II. ①约… ②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9125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邱小群
封面设计 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4.125
字 数 86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723-6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/ 1
第二章	/ 21
第三章	/ 41
第四章	/ 53
第五章	/ 59
第六章	/ 72
第七章	/ 90
第八章	/ 106

附录

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	/ 117
约翰·斯坦贝克受奖演说	/ 121
生平年表	/ 124

第一章

到了十点四十五分，一切已告结束。市镇被占领，守军被击溃，战事结束了。侵略者周密策划了这次战役，如同对付大的战役一般。就在这个星期天早晨，邮差和警察乘坐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的船外出钓鱼。这是一条整洁的帆船，柯瑞尔先生借给他们用一天。邮差和警察看见那艘暗色的运输舰装满了士兵，从他们旁边悄悄驶过，这时他们已经出海好几英里。他们两人是市镇的公职人员，这事无疑有关他们的职责，于是掉转船头返航。但是，等他们到达港口的时候，敌军当然已经占领了市镇，警察和邮差进不了市镇大厅里自己的办公室，但是他们据理力争，结果当了俘虏，被关进市镇的监狱。

总共才十二名的当地守军也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出去了：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捐赠了午餐、靶子、弹药和奖品，请他们举行一次射击比赛，地点设在山背后六英里路外他那片可爱的草地上。当地守军都是一些松垮的大个子青年，他们听到飞机的声音，看到远处的降落伞，就加快步伐赶回市镇。他们到达的时候，侵略军已经在公路两旁架好机枪。这些松垮的士兵既没有打仗的经验，更没有打败仗的经验，竟用步枪开火，结果六名士兵被打得浑身穿孔，三名半死不活，余下三名拿着枪逃进了山里。

十点三十分，侵略者的军乐队在市镇广场奏着动人而哀伤的

音乐，市民们个个目瞪口呆，站在四周听着乐曲，望着那些肩挎手提轻机枪、头戴灰色钢盔的人。

到了十点三十八分，那六名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士兵被下葬，降落伞折叠起来，敌军驻进码头附近柯瑞尔先生的仓库，仓库里的架子上早已备好了这支军队需用的毯子和帆布床。

十点四十五分，老市长奥顿已经接到侵略军的首领兰塞上校发出的正式通知，要求十一点整在市长五间房子的官邸接见。

官邸的客厅舒适宜人。烫金椅子——上面铺着用旧了的织锦缎，直挺挺地排着，像一班多得无事可做的用人。一座拱形的大理石壁炉里烧着无焰的小红火，炉旁放了一只着了色的煤斗。壁炉架上一边一只大花瓶，中间放着一座有波纹的瓷钟，还吊着一群会旋转的小天使。客厅的墙纸是暗红色的，金色图案，木器是白色的，又漂亮又整洁。墙上的油画大都描绘英勇的大狗奋力拯救遇险的儿童；只要有这样一条大狗在旁，不管水灾、火灾还是地震，都伤不着一个孩子。

火炉边坐着温德老大夫。他留着胡子，单纯而慈祥。他既是这个市镇的历史学家，又是医生。他惊愕地望着，两个拇指不断地在膝盖上转动。温德大夫这个人非常单纯，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看得出他的深刻。他抬头望了望市长的仆人约瑟夫，看约瑟夫有没有注意到他转动拇指的本领。

“十一点？”温德大夫问。

约瑟夫心不在焉地回答：“是的，先生。通知上说是十一点。”

“你看过通知?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是市长念给我听的。”

约瑟夫正忙着检查每张烫金的椅子是不是放在原位。约瑟夫老是冲着家具愁眉苦脸，不是嫌它们唐突无礼、淘气，就是怕它们着了灰尘。在奥顿市长当人们领袖的这个世界里，约瑟夫就是家具、银器和碟子的领袖。约瑟夫上了年纪，长得瘦削，态度认真，他的生活如此复杂，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看得出他的单纯。他看不出温德大夫转动拇指有什么妙处；实际上他还有点心烦。他疑心现在正发生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什么外国兵进了市镇啦，当地守军被杀被拘禁啦，等等。迟早约瑟夫会对这些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。他不喜欢轻举妄动，不需要摆弄拇指，也不愿意家具惹事。温德大夫从原来的地方把椅子挪动了几英寸，约瑟夫不大耐烦，等他将椅子挪回原地。

温德大夫又说：“十一点，他们到时候就来了。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，约瑟夫。”

约瑟夫没有听进去，只是回答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时间与机器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他们匆匆忙忙追赶命运，好像不能等待。他们用肩膀推着滚滚向前的世界往前赶。”

约瑟夫回答：“对了，先生。”这只是因为他懒得说“是的，先生”这几个字。

约瑟夫不热衷于这样的谈话，因为这种谈话不能帮助他对任

何事情得出任何看法。如果约瑟夫当天去同厨子说“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，安妮”，那就毫无意义。厨子安妮会问“谁？”，又会问“为什么？”，末了会说“胡扯，约瑟夫”。约瑟夫从前试过，他把温德大夫的话传到楼下去，结果总是一样：安妮总说这些话是胡扯。

温德大夫的目光离开他的拇指，看着约瑟夫排椅子。“市长在干什么？”

“正换衣服，准备接见上校，先生。”

“你不帮他换？他自己穿不好。”

“夫人在帮他换。夫人要他穿得整整齐齐。她——”约瑟夫有点脸红，“夫人在修剪他的耳毛，先生。痒痒。他不让我剪。”

“当然痒痒。”温德大夫说。

“夫人一定要他剪。”约瑟夫说。

温德大夫突然笑了起来。他站了起来，伸出手来在炉火上烤，约瑟夫熟练地窜到他身后，把椅子放回原地。

“我们真妙，”大夫说，“我们的国家在灭亡，我们的市镇被占领，市长准备接见征服者，而夫人呢，正按住市长的脖子，叫他不要动，替他剪耳毛。”

“他的毛发长得多，”约瑟夫说，“眉毛也长。市长对于拔眉毛比剪耳毛更恼火。他说痛。我怕连他的夫人都做不好这件事。”

温德大夫说：“她会尽力而为。”

“她要他穿得整整齐齐。”

从门口的玻璃窗上，一张头戴钢盔的脸正向里张望，门上有

敲门的声音。温暖的光亮仿佛一下子消失了，整个屋子蒙上了一层灰暗。

温德大夫抬头看钟，说道：“他们提前了。让他们进来，约瑟夫。”

约瑟夫走到门前，把门打开。一名士兵走进来，身穿长大衣。他戴着钢盔，胳膊上端了一挺轻机枪。他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，然后站到一旁。他后面有一名军官站在门口。军官的制服很普通，只有肩章说明他的军衔。

那军官走进门来，看着温德大夫。这军官有点像漫画中的英国绅士：头戴垂边帽，脸是红的，鼻子长却还讨人喜欢；身穿那套制服，与多数英国军官一样，显得很不自在。他站在门口看着温德大夫，说道：“你是奥顿市长吗，先生？”

温德大夫微笑着回答：“不，不，我不是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官员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这个镇上的医生，是市长的朋友。”

军官问：“奥顿市长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正在换衣服准备接见你们。你是上校？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上校。我是彭蒂克上尉。”他鞠了一个躬，温德大夫微微还礼。彭蒂克上尉继续往下说，但说的时候似乎对他不得不说的话有点为难：“我军规定，先生，在司令官进屋之前，必须对屋里有没有武器进行搜查。我们不是不尊重你们，先生。”他回过头叫：“上士！”

上士很快跑到约瑟夫跟前，用手在他的口袋里上下一摸，报

告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先生。”

彭蒂克上尉对温德大夫说：“请原谅。”上士走到温德大夫面前，拍拍他的口袋。他的手摸到外衣内兜时停住了。他很快伸进去，拿出一只扁平的黑皮盒子，交给彭蒂克上尉。彭蒂克上尉打开盒子，见里面只有一些简易的外科器械：两把手术用小刀、几个针头、几只钳子、一枚皮下注射的针头。他关上盒子，交还给温德大夫。

温德大夫说：“你知道，我是一个在乡下行医的大夫。有一回，我只好用切菜刀做了一个阑尾炎手术。从此以后，我总是随身携带这些用具。”

彭蒂克上尉说：“我想这里有几件武器吧？”他打开自己放在衣兜里的小皮本。

温德大夫说：“你这么清楚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派在这里的人已经活动好久了。”

温德大夫说：“我想你不妨告诉我这个人是谁。”

彭蒂克说：“他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。我想，告诉你也没关系。他叫柯瑞尔。”

温德大夫惊讶地说：“乔治·柯瑞尔？啊呀，这简直不可能！他为这个市镇作出过不少贡献。你看，今天早晨他还给射击比赛发了奖品。”他边说眼睛边转，开始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的嘴巴慢慢合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他为什么举行射击比赛。对的，我明白了。可是乔治·柯瑞尔——简直不能叫人相信！”

左边的门开了，奥顿市长走了进来，他正用小手指挖着右耳。他身穿晨礼服，颈间挂着市长的职务链。他脸上一大撮白胡子，两只眼睛上面各有一小撮白毛。他花白的头发刚刚梳过，现在又不服，争着要竖起来。他当市长的时间很久了，成了这个市镇的模范市长。即便成年人，一见“市长”这两个字，不论是印着的，还是写着的，脑子里就会出现奥顿市长。他同他的官职融为一体。官职赋予他尊严，他给这官职的是令人温暖之感。

他身后是市长夫人，小个子，满脸皱纹，模样凶狠。她以为市长这个人是靠她用整个服饰创造出来的，是她设计出来的，她相信如果重新开始，她可以把他塑造得更好些。她一生中只有一两次了解他的全部，但就她真正了解的部分来说，她的确了如指掌。他有什么小嗜好，什么痛苦，什么无聊的事情，都逃不过她的眼睛；但是他思考什么，梦想什么，渴望什么，她从不了解。一生中有好几次她被弄得头晕眼花。

她绕到市长身边，抓住他的手，把他的手从他受害的耳朵里拉出来，把它放回他身边，好像把婴儿的拇指从他嘴里拉出来一样。

“我就不相信像你说的那么痛，”她说，又朝着温德大夫，“他不让我修剪他的眉毛。”

“痛。”奥顿市长说。

“好吧，你要这副模样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”她拉了拉已经笔挺的领带。“很高兴看到你也在这一，大夫，”她说，“你看会来多少人？”接着一抬头，见到彭蒂克上尉，她说：“啊！上校！”

彭蒂克上尉说：“我不是上校，夫人，我是为上校做准备的。上士！”

那上士还在翻坐垫，检查画框背后有没有东西，这时快步跑到奥顿市长前面，用手上下摸市长的口袋。

彭蒂克上尉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这是规定。”

他又翻看自己手里的小本。“市长，我想你这里有武器。据我知道，有两件吧？”

奥顿市长说：“武器？我想你是说枪支吧？是的，我有一支手枪，一支猎枪。”他不高兴地说，“你知道，我不常打猎了。我常想去打猎，可是季节一到我又不去了。不像过去那么有兴趣。”

彭蒂克上尉追问：“枪在什么地方？市长。”

市长擦擦脸，想了想。“我记得——”他对夫人说，“是不是在卧室那只柜子后面，同手杖放在一起？”

夫人回答：“是的，那个柜子里每件衣服的针缝里都有油味。我还想叫你放到别处去呢。”

彭蒂克上尉向门口叫道：“上士！”上士很快进了卧室。

“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任务。我很抱歉。”上尉说。

上士回来，拿了一支双铳枪，还有一支带肩带的很好的猎枪。他把它们放在门口的边上。

彭蒂克上尉说：“就是为这个，谢谢，市长。谢谢，夫人。”

他转身向温德微微鞠躬。“谢谢你，大夫。兰塞上校马上就来。再见！”

他从前门出去，后面跟着上士，一只手拿了两支枪，右胳膊挎着手提轻机枪。

夫人说：“刚才我还以为他就是上校。这年轻人长得不错。”

温德大夫讥笑道：“他不是上校，他只是保卫上校。”

夫人边想边说：“我不知道会来多少军官。”她看了眼约瑟夫，见他竟厚着脸皮听她说话。她朝他摇摇头，蹙了蹙眉目。他回过身去继续干他的杂活。他又重新擦拭起来。

夫人问：“你看会来多少军官？”

温德大夫气愤地拉出一张椅子来坐下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嗯。”——她不满地望着约瑟夫——“我们一直在说。我们该给他们泡茶呢，还是喝酒？如果是泡茶或者喝酒，我不知道他们来多少人，要是什么都不招待，那又该怎么办？”

温德大夫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我不知道。很久很久了，我们没有征服过别人，别人也没有征服过我们。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合适。”

奥顿市长又用手去抠他发痒的耳朵。他说：“我看哪，什么都不该招待。我相信人民不喜欢我们招待他们。我不想同他们喝酒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夫人于是请教大夫：“古时候的人——我是说将领们——是不是用喝酒表示互相之间的敬意呢？”

温德大夫点点头。“是的，古时候是这样。也许当时情况不同。国王和君主之间打仗好比英国人打猎。打死了一只狐狸，他们就聚在一起进行狩猎早餐会。但奥顿市长可能说得对：人民可

能不喜欢他同侵略我们的人在一起喝酒。”

夫人说：“人民在下面听音乐呢，安妮说的。人民可以听音乐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文明的礼节呢？”

市长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说话声音尖锐。“夫人，我想请你允许我们不喝酒。人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们在和平时期生活得太久了，想不到会打仗。他们选我不是为了不知所措。镇上六个青年今天早晨被打死了。我想我们不会举行狩猎早餐会。人民参加战争不是什么游戏。”

夫人微微低下头。她一生中有好多次发现她的丈夫变成了市长。这一点她明白：不要把市长和丈夫混淆起来。

奥顿市长看看表，约瑟夫进来给他一杯浓咖啡，他心不在焉地接了过来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喝了一口。他表示歉意似的对温德大夫说：“我应该知道，我应该——你知道侵略军有多少人吗？”

“不是很多，”大夫说，“我看不满二百五十人——不过全配备了那种小型机枪。”

市长又喝了一口咖啡，又提了一个问题：“全国其他地方怎么样？”

大夫耸了耸肩，又放下来。

“没有一个地方抵抗吗？”市长失望地问。

大夫耸了一耸肩。“我不知道。电线不是割断了，便是被控制了。听不到消息。”

“我们的人，我们的兵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大夫说。

约瑟夫插了进来。“我听说——是安妮听说的——”

“听说什么，约瑟夫？”

“六个被机枪打死了，先生。安妮听说三个受伤，被抓去了。”

“可我们有十二个。”

“安妮听说三个逃走了。”

市长马上转过身来，追问：“哪三个逃走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先生。安妮没听说。”

夫人用手指检查了一下桌上有没有尘土。她说：“约瑟夫，他们来了以后，你等在电铃旁边。我们可能要一些小东西。穿你的另一件上衣，约瑟夫，有纽扣的那一件。”她想了想，“还有，约瑟夫，叫你做的事情做完之后，你就出去。你站在那里听人说话，给人印象很坏。这是小家子习气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

“我们不要酒了，约瑟夫，不过你要准备一点香烟，放在小银果盒里。给上校点烟的时候，不要在鞋上划火柴。要在火柴盒上划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

奥顿市长解开上衣扣子，取出表来看看了看，又放回去，扣上扣子。有一颗纽扣扣得高了，夫人过去将它重新扣好。

温德大夫问：“几点？”

“差五分十一点。”

“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，”大夫说，“他们会准时到这里。你要我走开吗？”

奥顿市长表示吃惊。“走开？不——不，留在这儿。”他轻声笑道，“我有点怕。”他表示歉意，“嗯，不是怕，是紧张。”他失望地说，“我们从来没有被人征服过，这么长时间了——”他停下来听。远处传来军乐声，是一支进行曲。他们全转到军乐声的方向听着。

夫人说：“他们来了。我希望来的人不要太多，一下子把这里挤得满满的。这间房子不大。”

温德大夫讥笑说：“夫人想要凡尔赛宫里那个百镜厅吧？”

她抿住嘴唇，朝四周一望，心里已经在盘算那些征服者来了之后的情况。她说：“这间房子很小。”

军乐响了一阵，又慢慢低了下去。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

“这会儿谁敲门？约瑟夫，要是别的人，请他晚些来。我们正忙着呢。”

那人继续敲门。约瑟夫走到门前，先打开一条缝，再开大一点。一个灰色的人影出现了，戴着钢盔和粗大的手套。

“兰塞上校向你们致意！”那个人说，“兰塞上校前来会见市长。”

约瑟夫把门开大。戴钢盔的传令兵跨进门，向房里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，接着站在一边，喊道：“兰塞上校到！”

又一名戴钢盔的人进门来，他的职位只在肩章上表明。随后进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，身穿一套西装。这上校是个中年

人，阴沉坚毅，面带倦容。他肩膀宽阔，像个军人，但没有一般士兵那种漠然的神色。他身旁还有一个秃头的小个儿，脸色红润，两只乌黑的小眼珠，外加一张肉感的嘴巴。

兰塞上校脱下钢盔，朝市长很快地鞠了一躬：“市长！”又向市长夫人一鞠躬，“夫人！”他说，“请把门关上，下士。”约瑟夫很快地关上门，颇为得意地看着那个士兵。

兰塞疑惑地瞧着大夫。奥顿市长说：“这位是温德大夫。”

“是官员吗？”上校问。

“是医生，先生，也可以说是本地一位历史学家。”

兰塞微微鞠了一躬。他说：“温德大夫，恕我无礼，但在你的历史书上会有一页，也许——”

温德大夫笑着说：“也许许多页。”

兰塞上校稍微侧身，向着他的同伴。“我想你认识柯瑞尔先生吧。”他说。

市长说：“乔治·柯瑞尔？当然认识。你好，乔治！”

温德大夫马上插话，怪有礼貌地说：“市长，这就是我们的朋友，乔治·柯瑞尔。为侵占我们这个市镇出谋划策的乔治·柯瑞尔。把我们的士兵调进山里去的、我们的赞助人乔治·柯瑞尔。我们餐桌上的客人乔治·柯瑞尔。把我们镇上每件武器列了清单的乔治·柯瑞尔。我们的朋友乔治·柯瑞尔！”

柯瑞尔生气地说：“我为我的信仰效劳！那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”

奥顿的嘴微微张着。他不知怎么回事。他孤立无援，先看着